

本系列报眉采用了饶宗颐的国画作品《黑湖》，由港大饶宗颐学术馆提供。

【编者按】

国学巨擘饶宗颐2018年初仙逝，再次引发社会深思香港的国学文化议题。在这个商业与功利挂帅的城市，要推动国学发展确是挑战重重，随着上一代深富中华文史哲艺术素养的贤人老去，国学甚至有“凋零”之议。香港文汇报推出系列报道，探析现今国学面对的挑战，并述说年轻一代继承状况以及复兴愿望。

泰斗先后离世 国学承传道远

港须补足国学课 播丰盛中华文化



国学探析系列

香港社会制度严谨、英才汇聚、集中西文化于一身，商业金融等成就享誉全球，然而国学领域过去多年都似未受重视，治学氛围难成气候，有心传承的年轻人寥寥无几。多位香港国学界代表人物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都强调，当代世界国学素养有其必要性，而人文训练对社会发展更影响深远，惟现时特区政府以至民间对此却相当忽视，教育制度、社会氛围观念、前景出路等亦存在缺失，香港须补足国学这一课，传扬丰盛中华文化，任重道远。

■香港文汇报记者 柴婧

广义上，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化和学术皆属国学，包含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地理、书画与音乐艺术等诸多范畴。2018年间，包括饶公、金庸等于香港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泰斗先后离世，对照现今社会文史哲长期被忽视的状况，更掀起“无以为继”的叹息，国学之蓬勃发展成为妄谈。

难觅深度作品 局限师生视野

香港的应试教育常被人诟病，而这也遏制国学的普及与发展。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、香港孔子学院理事长朱鸿林表示，在学校考试导向下，教科书只针对考题要求而编写，无法将中华历史文化不同课题的争议及前因后果讲得透彻，即使是课外参考书，也较难找到对学生来说很好读的历史作品，结果就是局限了教师学生的视野，关心的范围不够远大。

以中史科为例，朱鸿林指自己曾与一些中学老师接触，发现不少人都有立志做好老师，但整个教育环境均以学生考试成功为目标，授课时间亦有限制，未能好好为年轻人培养历史文化的国学基础，直言“现在的学生还没有港英时期接触得多”。当中学相关课程设计、教科书、师资等未如理想，即使在大学历史系，具坚实基础的学生也屈指可数，导致“现在的80分，可能是我年轻时时的50分，水准已经不同了。”

饶公生前指定的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则表示，教改后相当长时间内，中史没有成为中学必修科，令即使选择大学修读历史文化专业的学生，亦表现出基础较差情况。他认为香港社会有关学习中国文化历史的氛围，甚至较数十年前知识未普及时更差，感叹说：“自己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字都不重视，你讲什么民族感情呢？中文都不重视，谈什么国学呢？”

他忆述在自己年轻时代，投入热爱中史文化的学生亦是少数，与现时情况相去不大，“但整体大家都会读中国历史，知识基础确是优于现在。”

李焯芬提到，在日常生活层面亦出现愈来愈忽视人文的趋势，例如媒体由于自负盈亏及市场导向，多集中注重娱乐性，鲜有国学相关内容，同时政府亦未见大力承担推广工作，以往包括《每日一词》等讲解中华文学文化的节目，近年已买少见。

“港人讨论话题离不开赚钱”

香港首家国学院——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长陈致则认为，总体来讲，香港喜欢读书的人太少，也直接影响国学的传播及发展，难以从中培养传统人文价值，“太功利了，没有人觉得读书是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事，讨论的话题亦离不开赚钱等现实的东西。”他认为，这和香港生活节奏太快、生活压力太大，没有空间、时间读书有关，同时这也是从小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
李焯芬又表示，由于香港欠缺相关历史文化产业，于大学读历史的学生毕业后一般只能选择做中学老师或甚至转行，仅少数成绩特别优异者会继续进修有机会当大学教授，出路有限也令许多年轻人对投身国学、历史等却步。



香港文汇报
记者莫雪芝
摄

楚史研究专辑

饶宗颐学术馆工作人员正修缮保存饶公手稿。



网上图片

简帛·经典·古史

陈致主要研究《诗经》，金文，古史和清代学术。



网上图片

明史研究系列

朱鸿林致力于研究明代思想、社会历史等范畴。



香港文汇报记者刘国权、莫雪芝 摄

自小饱读诗书 饶公很难复制

对于香港能否再出如饶宗颐般的国学大家，朱鸿林认为时代转变“饶公很难复制”，他认为，当代学者不单要求学术专精亦要忙于出版或提高学术知名度，而年轻一代普遍文史基础薄弱，与饶公当年自小饱读诗书，心无旁骛潜心修学的境况大相径庭。

朱鸿林表示，先辈学者成长于军阀、抗战及内战时代，经验视野都是新一代学者没有的，当时教学根底扎实，“既博学又专精。”至于饶公不必修读大学，家学深厚藏书丰富，成长环境令其气质与众不同。

他认为，目前香港亦能找到专门人才，但要培养如饶公般治学范围涉及考古学、古文字

学、史学、词学、音乐史、目录学、方志学等的“通人”，在现今世界细分的学术架构下，确实困难。

他又提到，当代香港国学文史学者需要面对较大的学术压力，要争取获得各地学界的认可，读博士时就要有作品出版，“质素未必低，但已经没有时间兼顾其他。”

浓厚家国情怀 致力弘扬国学

此次受访的几位香港赫赫有名的学者教授，他们成长期间各有各的故事，但同样展现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及浓厚的家国情怀，成就了今日投身国学及为弘扬国学所作的贡献。

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陈致，生长在科学家之家，父母都参与了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计。他坦言，儿时父母特别希望自己选择理工科，两个姐姐亦都顺理成章地学习理科，惟他对文科情有独钟。

陈致自小就喜欢看古典小说、古代诗词、背古诗、看中国历史，10岁左右就阅读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在没有老师启发和引导的情况下，对文史展现如此大的兴趣，父母便选择尊重他的特质，这亦令他后来得以一路专心国学研究。

自小热爱历史的朱鸿林提到，由于父母出身农村学术知识水平有限，最看重的是孩子不要学坏，即使当年历史同样被视为“难搵

食”，他亦幸获父母支持发展所长。于是他就尊重自己的兴趣，在珠海学院中国文史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所分别完成学士及硕士，后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东亚学博士学位，始终专心于人文历史学科，最终学有所成成为教授，一生与历史为伴。

不过他亦感叹，现时香港父母和年轻人普遍追求经济有保障的学科，人文学科助人视野眼光、做人态度、相处技巧等全面提高的作用被忽略。

至于李焯芬则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，少年时代他醉心于一本本中国文学历史书籍，“我看很多中国旧社会的书籍，当中很多讲农村，我看到中国农村当时生活很艰苦，经常有天灾、决堤，于是我就想读水利。”学有所成当上地质及水利工程专家，他不畏条件艰苦，参与包括著名的三峡工程及二滩水电站工程等内地多个核电站、大坝及基础设施建设，为祖国发展辛勤奉

献，更获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，一切均源于李焯芬当初的“少年梦”。

于水利建设以外李焯芬亦致力传承中国文化，自港大饶宗颐学术馆2003年创馆以来他一直担任馆长，推动全球汉学界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。



■1984年夏，李焯芬在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会议上发言。受访者供图

重经济轻人文 “将来会有恶果”

香港文汇报讯（记者 柴婧）人文学科可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，包含文史哲艺的国学更是全球中国人的根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不过陈致坦言，对人文欠重视属于世界性的趋向，担心如果社会只从经济效益考虑，忽视生命内在的价值，“将来会有恶果”。

朱鸿林则说，轻视国学、历史的教育，对学生会产生很大影响，强调如果年轻人能读通历史，便能知道当今社会

现象的困难与原委，作出更具建设性贡献。

朱鸿林表明，透过读历史书，自己更加以国家发展为荣，“读完才知道几千年历史中间有很多困难，困难后如何复兴、发展”，而当对历史有充分认识，便可从整体把握世界、国家、香港的形势，免于受负面情绪牵扯，亦能提出更具建设性的建议，贡献社会。他又寄语年轻人指，“历史不可以帮你赚小

钱，历史可以帮你赚大钱”，因读史能锻炼语言能力、分析力，视野亦很广阔，若有机会在大机构就职，相关能力“一定帮你上位”。

就如何推动香港人文及历史学科发展，朱鸿林认为，政府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，首先要让官员本身的文化素养提高，政策上亦需要承认、鼓励人文学的推广，并耐心给予较长时间，持续加大力度，才可望有所改善。

李焯芬亦强调，“推广中国文化不像打的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而政府需要决心承担。”

陈致则表示，政府管理者应该充分意识到人文学科的特殊性，改善人才培养制度，他以大学培养古典文学、古代历史的国学博士生为例，大多只给予3年时间便期望学生学有所成，太过仓促，认为延至5年会较为合适。